



【北京—莫斯科火车之旅⑧】

## 看见 欧亚大陆分界线

□ 许志杰

“1777KM”出现在一块很小的白色水泥方形柱子上，转瞬之间，一块锥形的欧亚大陆分界碑在距离铁道二十多米的一个台阶上现身。看不清楚界碑的质地是什么材料，其高度大约在三米左右，白色的底座有些粗糙，总之，与我想象的欧亚大陆分界碑有不小的差距。能看见的界碑三面都有用俄文写的亚洲、欧洲的内容，普通、简单，就是一个标志而已。这也难

怪，因为欧亚大陆分界线从北到南实在漫长，而且大多处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据说，在离叶卡捷琳堡市区不远的市郊，也立有一块欧亚大陆分界碑，无论从规模还是制作的精细程度，都比我看到的竖在远东铁路边的这块要好、要大。假如这条欧亚大陆分界线处在中国，得有多少名目的开发项目出炉？找个空地，找个噱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砌上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建筑物，就可以卖门票纳客了。毕竟俄罗斯不是中国，地大物博人稀少，而且对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当严格，并非想开发就能够开发。在火车上看得很清晰，铁路两旁的原始森林保持着非常好的固有状态，白桦林、红松树参天玉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自然状态。

尽管著名的“欧亚大陆分界碑”感觉有些太过平常，但是，此界一过，呈现在眼前的立马就是浓浓的俄罗斯风情。下午5点16分，列车到达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的第一个火车站——别尔米二站，这里距莫斯科还有1434公里。

夜幕降临，即将到来的这个夜晚，是我们在这趟列车上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一路与我们相伴的金师傅做了自己拿手的京城名菜酱肉和皮冻。在国际列车上当服务员，做饭是必备的一门手艺。尽管火车上也有餐车，但都是在哪个国家行驶就用哪

个国家的餐车。从北京到二连浩特这段餐车是国内的，列车员能够享受自己的餐车供应的工作餐，包括乘客也可以吃上免费的份饭。到了蒙古段就得换上人家的餐车，中国餐车留在二连，到了俄罗斯再换成他们的餐车。听列车员讲这是因为国际列车上不能从事经营活动，在本国可以，出境就算违法。比较起来，中国这段最短，只有一顿中餐和一顿晚餐，对乘客还是免费的，最吃亏。蒙古国境内有一个整天的时间，最多三餐，剩下的时间都是俄罗斯铁路部门的餐车在服务。中国人的旅游方式是很独特的，出门喜欢带一些自己吃的家乡食品或相对便宜点的速食，如方便面、榨菜、花生米。除了在国内的免费两餐，几乎没有人在餐车上用餐。旅客可以这样凑合，列车员不行，但是，他们也同样吃不起异国餐车的饭，每出来一趟只有153美元的补助，估计也就够早餐的钱。他们出来一趟来回就是半个月，要保证饭食的质量和口味，只能自己动手。每次在北京开车之前，他们就去超市大采购，把需要的东西买全，带到车上，好在车上有一个微型冰箱，保证肉产品不会坏掉。列车没有专门的厨房，他们就用烧暖气的锅炉房旁边的小炉子，在不到半平方米的空间内施展自己的厨艺。天长日久，个个练出一手特级厨师的本事。我们在列车上吃的饭，都是从人家列车员嘴里抢的美食。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社会观察】

## 尖子·选材·陪绑

□陈心想

一天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做东吃饭，席间还有她的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商人。这位商人在聊天时聊到了教育，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事情。他在部队里长大，尝试学过跳水。他说，他跳了一次后，教练说，“你再跳一次让我看看。”他又跳一次，教练说，“你不要练跳水了，学其他的去吧。你的腿的形状不适合跳水。”当然，他后来没有再练跳水。

这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如果真想在某方面发展，成为这个领域的尖子，必须天赋里有这个东西，而行家是有甄别的眼睛的。比如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当初在上大学还是念技校的问题上，他的校长同时也是他的数学老师就别具慧眼，发现汤川秀树的天赋并说服了汤川的父亲，让他上了大学。

我以前有位老师有句话，叫做“尖子代表水平”，所以他就很重视尖子的培育。选拔是第一关，首先从中考总成绩进行第一轮选拔，然后再通过数学和语文考试来选拔，专门为这些选拔上来的学生开小灶。郑也夫老师一再呼吁，对一流或者超一流人才的遴选比培养更重要。他常常用体育界选苗子来举例子，因为体育界更容易观察。当然，选拔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仅是说选拔标准的问题，更是一个利益博弈的问题。比如研究生选拔是属于高级人才的选拔，但是考试、保送、推荐信和面试都面临不同的问题。就说考试吧，他发现时下研究生考试题目基本上靠死记硬背，尤其是考试风格、题型经久不变，考生早就琢磨透了。他在北大和很多研究生新生交谈后惊异地发现，有的几乎什么书都没读过，能考上完全靠死记硬背加上题目的弱智。保研同样存在问题，很多学生为了获得保研的资格，努力保持好的学分绩，在各门课上都争取很好的分数。这样，学生成了分数的奴隶而不再关注自己的兴趣。推荐信的可信度更低，而面试往往流于形式。

尖子的培养还有个问题，就是不少家长要“赌”一把，不管自己的孩子天赋如何，看见丁俊晖得冠军了，就效颦小丁；看到郎朗成了钢琴王子，也要培养孩子成为另一个郎朗。可事实上，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社会里，尤其是文体领域，多数都是陪绑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成功。因为冠军只有一个，就是加上亚军和季军，也不会有几个人。多数人注定在这个路上极为辛苦，而最终只是沦为陪绑者。那天晚上几个人闲聊，一个朋友的同事讲了自己的“音乐苦旅”——他曾在河南赛区电视海选类比赛中得过第四名，后来在东北吧台唱过，据说那是小沈阳唱过的地方，他的隔壁就住着后来在“中国好声音”中成名的某歌手。为了成名，他在外受尽了欺负，他后来决定不再漂泊，回到家乡，做房地产销售，结果做得挺好。他的歌确实唱得不错，他那天还给大家奉献了两首，应该说他在音乐上有一定天赋。

可即使有了天赋，成才的因素也仍然有很多。在北京地铁上，刚上去喘口气，忽然一个带着吉他的青年弹唱起来，而且边走边唱。唱得确实不错，嗓音很好，而且是真唱，富有情感地唱。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流浪歌手，不得志的流浪者。我为他的勇气和执着所感动。因为，这里有不少人的眼光是鄙夷的，而且似乎地铁里也不许歌手唱歌。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故事，但背后一定有很多心酸经历。实际上，好的歌手，没有机会和舞台，也徒然无奈。有人做过实验，一位著名歌手被置于舞台上或者放在路边，获得的评价天壤之别。同一个人，换个地方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不是音乐不同了，而是听众的心理不同了。真正识货者不多。这就是包装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为旅美学学者)

因为看电影(电视剧)而对演员产生不客观的感情，这辈子一共有过三次。

第一次在初中，因为《绝代双骄》爱上了“小鱼儿”梁朝伟。小城闭塞，只能依靠电视和贴画，但妈妈限制我看电视，零用钱又买不了太多贴画，这些都让我对遥远香港的大明星的感情变得更加真挚深厚，还好并不悠长。

第二次在大学，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994年的“三八”妇女节，我读大一。学校里庆祝“三八”节的方式是在破旧的电影院里放映《霸王别姬》这部大名鼎鼎的电影。虽然是妇女节，我们学校的男同学并没有因此变得绅士，为了帮舍友们抢到票，我爆发了女汉子的洪荒之力。

据舍友作证，当晚我说梦话还在念叨蝶衣，这个被传为笑谈的典故让我很羞愧。我不喜欢少女风格，开车听音乐电台，不幸遇到又嗲又娇蹦蹦跳跳的女声必须秒关，所以梦里念叨角色的名字这事想想就令人汗毛四起。之后我还做过更过分的事，为了攒钱买学校小卖铺里张国荣的磁带，我一周没有吃早饭。磁带到手也听了好久，我喜欢他的厚嗓子，但对于粤语歌不怎么会欣赏，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更喜欢听齐秦和张雨生。

从来不算荣迷。他去世我也漠然，一个人愿意去死，也有去死的权利。生命可贵，那是因为说这句话的人全都活着。当然，因为抑郁的原因就格外可惜点。不过前几天香港影展，我去看《纵横四海》，在大屏幕上忽然看到张国荣的特写，还是情不自禁

火车从叶卡捷琳堡开启不多时，列车员金师傅就告诉我，大概十多分钟之后，我们的列车就要穿过欧亚大陆的分界线乌拉尔山脉了。在火车前行的左侧立着一块“欧亚大陆分界碑”，不是很高大，眨眼的工夫就可能失之交臂。那里距莫斯科1777公里，距北京5927公里，距海参崴7511公里。金师傅在这趟国际列车上已经工作了近30年，对铁路两旁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甚至连哪个地方可能有野生动物出没，都一清二楚。

听罢金师傅的话，赶快把相机调理好，找了一个最佳观景车窗，从1788公里开始倒数：1787……1786……1779……1778……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上中学时就从地理课本上知道了乌拉尔山脉是欧亚大陆分界线，想象不出那会是何等景象，壮观还是巍峨，绵延抑或陡峭。当然，乌拉尔山脉仅仅是欧亚分界线的一部分，与之串联在一起的是乌拉尔河、里海、高加索山脉、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从北至南形成一道长达4000公里的分界线，将地球上一块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分隔开来，一边是欧罗巴，一边是亚细亚。

火车急速穿行在茂密的白桦林和红松林中，间或有河流、山川，偶有狍子、野猪之类的动物出没。

列车进入一段弯道，正午的阳光射进车厢，对我的观察效果产生影响。赶紧调换一个角度，避开刺眼的乌拉尔光线。就在此时，

性情文本

## 我对演员所产生的 不客观的感情

□ 火锅

倒吸一口气，发出全心全意的感叹。这个人不高，面孔其实也是常见的东南亚面孔，但是面孔后面那个复杂的精气神儿，让它变得摄人心魄，发出不像肉体的、钻石一样的光芒。

不知道是不是演员的原因，我一直认为王家卫的《春光乍泄》是他的最佳。有段时间非常讨厌王家卫式的矫情台词。香港影展里看《旺角卡门》，贤惠的张曼玉留言给混混刘德华：我给你买了一套杯子放在厨房里。可是我知道它们都要被摔碎，所以我藏了一只杯子。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它，记得给我打电话。

中年妇女听到这样的台词唯有冷冷一笑，但是，想到《春光乍泄》里何宝荣的那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还会忍不住难过。这个片子把王家卫擅长的那种构图、色彩、节奏、情感都酝酿到了最好的那个点，“不如我们重新来过”讲的是永远无法重新来过的虚无和惘然。

第三次是读博士的时候，刚刚有了自己的电脑，在碟店里花一块钱租了一张片子，叫做《秋日传奇》，崭新的光驱哆哆嗦嗦地轰鸣着，终于把这张千疮万孔的盘读了出来。一个耀眼的金发牛仔骑着马，跋山而来，涉水而来。大片的草地是为他铺展开的，高大碧绿的山脉是为他当背景板的。那就是布拉德·皮特。

过了十年，我准备在电影评论课上给学生讲这部电影，又找出来认认真真地看了几遍。这才发现我已经不能再接受这种发动起所有电影方式来塑造一个有魅力的人物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中所蕴含的精神，我认为很类似于法西斯。观众是不被尊重的，被煽情的音乐、强烈的情节所绑架，而多年前的我，就是一个被绑架者。而且这个电影集合一切力量所塑造的这个神，我也不再喜欢。

然而这并不妨碍皮特在我心里和别的男明星不一样。这么多年他恋爱、结婚、离婚、再婚，过得相当热闹。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人设有着非常戏剧的变化，他俩站在一起异常般配，是地球上出挑的雄性和雌性。有人嘲笑皮特那像每天艰苦地咀嚼山

东煎饼而格外发达的腮帮子，但有过年轻时看《秋日传奇》金发牛仔骑马跃出地平线的那一刻，这样的腮帮子算不了什么。

据说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的离婚原因是孩子的教育方式。但也许是因为荷尔蒙在这个人身上用完了吧，有人喜欢长久的幸福，有人喜欢饱满的激情，同样的细节，不同的人看来大概感受完全不同。苏菲·玛索演过一个叫《我选择留下来》的电影，她在里面是一个贤惠妻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开车陪着酷爱自行车运动的丈夫进行野外训练。只要到了休息点，她就奉上丈夫爱吃的羊肉三明治。她的丈夫也数十年如一日，在拿到羊肉三明治的时候，像小狗那样咻咻地嗅一嗅再吃。喜欢长久幸福的人，听到这样的“咻咻”声可能会觉得母爱爆棚，至于喜欢饱满激情的人，恐怕会疯吧？有一天苏菲·玛索就疯了，在“咻咻”的声音中不能控制地尖叫起来，开车就走，把丈夫和羊肉三明治以及小狗一样的“咻咻”声一起丢在了旷野里。

居然看到公众大号还在说安吉丽娜·朱莉“十二年上位洗白却落得满盘皆输，抢来的幸福终究守不住”。离婚就是输吗？人家过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是在给你们表演“洗白”。

这样的题目总让人感觉生活在中世纪，忍不住要赶紧去享受下抽水马桶才觉得踏实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导师)